



广阔的原野

辛土 著 ● 沈阳出版社

广阔的原野

辛土著

沈阳出版社

1990年·沈阳

责任编辑：滕建民

封面设计：张君华

责任校对：夏言

广阔的原野

辛 土 著

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)

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民族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字数130千字

印张 7.375 插页 1 印数1—1150

1990年1月第1版

1990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556-150-2/I·64 定价：3.00元

广阔的原野

1989年3月18日北京时间9时05分，一架银白色的波音767客机呼啸着，从新加坡共和国的机场跑道上腾空而起，告别了这个世界著名的花园城市国家，向着东北方向飞去。

湿润馨香的熏风轻轻吹拂。候机楼上，那面一弯新月拥抱着五颗星辰的红白两色旗，恰似热情好客、文明礼貌的新加坡人，频频地挥舞着手臂，为渐渐远去的银鹰遥祝平安。

不消一会儿，飞机已升至正常飞行高度，平稳地朝着目的地——中国北京——疾飞。

机舱里，不同肤色，不同年龄，操着不同语言的男女乘客，间杂落坐。有的津津有味地嚼着口香糖。有的慢吞吞地吸着烟。有的兴趣盎然地翻着画报。

有的细语绵绵地轻轻交谈……人们用各自喜欢的方式消磨或打发悬在高空的6小时40分钟。

飞行小姐不时出现，投给乘客一个个微笑。

前舱一个座位上，坐着一个五十开外的中国北方的男子汉。浓重的眉毛，黝黑的面膛，深沉的目光，流溢着关东大地那种特有的粗犷气韵。

他穿着笔挺的西装。他扎着入时的领带。他戴着大方的变色镜。想吸烟时，也可以叼上根“健牌”，或者“万宝路”……这些为出国而换上的行头和消费品，或许能唬一唬老外，却无论如何也瞒唬不了他自己。

他是一个小人物。

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博大土地上，在崇尚权势、讲究地位的现实生活里，他虽不是平头百姓，有一个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化工总厂厂长的头衔，然而，就他的级别而言，仍属于“可以用大鞭子赶”者流。

他并不为此沮丧。

他始终牢记马克思这样一句名言：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，而是寻找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，且能保证全人类幸福的完美的理想。

他的这种执著的追求，在时下那些拜倒在尼采和萨特脚前、自命不凡的人看来，也许是一文不值的谎言或者是毫无意义的自戕。然而，马克思所创立的学说，确确实实有忠贞不渝的信仰者。而这真正的信仰者，绝非取决于地

位的尊卑高下。

他放松筋骨。舒服地靠在座席的靠背上，把脸转向舷窗。

舷窗外，是被阳光洗涤得极其清澈透剔的世界。仰望，湛蓝湛蓝的天空，一尘不染，显得格外辽远空阔。俯视，不时有团团簇簇的白云，似翎毛洁白的鸟群，似怪石嶙峋的山峦，舒展变幻在飞机腹下可望不可即的空间里。透过云朵缝隙，可以看到海。海也湛蓝，海也辽远。

他凝望着舷窗外面的景色，面部表情平静如水。然而，也只有他本人清楚，内心里正翻涌着感情的潮水。这潮水的成分很复杂。酸甜苦辣咸，五味俱全。

作为沈阳市一个经济考察团的主要成员之一，他随团在新加坡共和国参观考察了十五天。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，他看到学到了很多新鲜东西。更令他欣喜的是，他代表自己的工厂，同新加坡生达（私人）有限股份公司草签了生产高级杀虫剂“久效磷”的协议。这对于工厂的发展，无疑是一桩可贺的喜事。

欣喜的浪头还未掀到至高点，一种隐隐作痛的苦楚便悄悄地袭来，他忘却不掉自己多舛的命运。自从庚午仲冬（1930年11月）他赤条条地闯入这个世界，便开始了艰难辛酸的人生之旅。当然，也尝到过欢愉的日子，然而，在他打发过的五十八个寒暑里，这欢愉所占的比例实在是少得可怜。

工厂的前景充满了希望，而要捕捉到这希望，还要闯过无数道关隘。

在极善窝里斗的群体里，他也逃不脱被算计，被鼓捣，被诬告，被诽谤的厄运……

他真想大笑一回。他真想大哭一场。他真想大喊一遭。他真想大骂一通！

这个有血有肉，有爱有恨，感情极其丰富，又很少表露的小人物、硬汉子，就是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化工总厂厂长袁野。

此时的他，仍然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。再过一天，就是春分了。这是一个万物复苏、生机勃勃的季节。人们赞美春天。人们眷恋春天。因为春天总是给人们带来希望，带来抚慰。不知不觉中，他想起了六年前的这个季节……

酣春丽月。

一望无垠的辽河平原，做完了长长的冬梦，在浪花清脆的歌声里醒来了。河滩上，一丛丛嫩柳把毛茸茸的叶芽缀满枝条。摇曳着，挑逗四周战战兢兢探出头来的鹅黄色小草。温暖的空气因为地气的蒸腾而颤动。泥土的芳香丝丝缕缕飘散着，沁人心脾。麻雀终日叽叽喳喳地欢叫，唱着春的颂歌，发出爱的呼唤。沟沟岔岔，但凡有水的地方，都已敲响了蛙鼓……整个春天在躁动中孕育着新的生命。

就是在这样的季节里，辽中化工厂象个营养不良、面貌丑陋的难产婴儿，于1983年3月26日诞生了。

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却的日子。

早晨，同往昔没有什么区别的早晨，关停企业——辽中化肥厂的留守人员，陆陆续续来到厂部，开始打发又一个无所事事、没精打采的时日。八点刚过，副县长刘涌泉，副县长李培熠，县工业局副局长袁野等一千人来到厂部，宣布从即日起，原化肥厂的一切财物由新组建的化工厂接管。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，十二名事先经过训练的工人，跑步奔向各个车间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将所有

需要封存的部位贴上了辽中化工厂的封条。分布在十余万平方米厂区上的仓库、车间，以及车间里的工具箱，在短短的15分钟内，被顺利地接管了。

不知底细的工人惊愕了。有的老工人流了泪。他们不晓得此举对于他们这些原化肥厂的工人是福是祸。他们曾为之出过力、流过汗，虽然百孔千疮，但是仍然牵动情肠的化肥厂，在关停了三年以后，在这个早晨消亡了，不复存在了。

可是，有谁能够忘记，化肥厂在兴建时那种令全县人民为之振奋的情景呢！

辽中县地处辽河下游，地势低洼，十年九涝，是个贫困的农业县。土地瘠薄，没有什么出奇冒泡的特产。境内无有铁路，河流也断了舟楫。工业生产，有史以来便很可怜。清朝末年，境内仅有烧锅、油房、窑场、木匠铺、铁匠炉等二十余家手工作坊。到了国民时期，增添了皮灶、爆竹、柳器、靛靛等一些行当，规模也均不大。沦陷时期，日伪当局实行“经济统治”，致使境内工业陷于绝境。民间手工业作坊减至28家。国民党统治时期，手工业作坊开业者仅有22家。解放以后，党和政府很重视地方工业的发展。近40年来，累计向工业投资3500多万元，占总投资额的33.7%。尽管如此，同一些兄弟县相比，辽中县的工业仍然是比较落后的。全县城乡没有可以对外炫耀的工厂和产品。

1974年，县里投资1300万元，兴建化肥厂。这在全县人民心目中，是一件不可等闲视之的大喜事。那年月，学大寨的口号喊得震天响，天天把阶级斗争当日子过，末了归终，人们还得靠吃五谷杂粮活命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不管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者，还是天天琢磨玩阶级斗争新花样的劳心者，似乎在这个认识上是一致的。于是，粮食产量跨“黄河”，过“长江”，成了仅次于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”的最时髦的口号。一时间，粮食产量的高低，是衡量一个县、一个公社、一个大队阶级斗争抓得紧不紧，学大寨学得好不好的重要标志。随之而来的，是只要粮食，不要多种经营。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：粮食高产，哭也好听；粮食低产，笑也难看。各级领导为了既好听又好看，便下大力气抓粮食生产。这样做，就是在今天看来，也不为错。民以食为天，尤其是人口压力如此之大的中国，要填饱这么多人的肚子，无论如何是件非常重大、非常艰难的事情。然而，不去调整不合理的生产关系，不去改变不合理的分配原则，靠“大锅饭”、“大帮哄”又如何能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？人无热情，地自然莠弄不好，提高产量也就不那么容易。最后，把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”的农谚改成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”。这个“肥”字，已不包括农家肥了，彻头彻尾代表着化肥。结果，比产量，实际上是比化肥的施用量。对土地进行残酷的掠夺式生产，致使化肥一度十分短缺，各公

社都派出精兵强将四处“挖弄”化肥，而能如愿以偿、胜利班师者寥若晨星。人们想化肥，盼化肥，想得寝食不安，盼得眼睛发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本县要兴建一座化肥厂，其美好远景自然被描绘得光辉灿烂。化肥厂才刚刚破土动工，那银白色的化肥，就已经在中学生的作文里源源不断地流淌了。

委实说，当时的县领导们的想法是无可指责的；工程进度也是无可挑剔的。只用短短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，年产三千吨碳酸氢铵的化肥厂便正式投产了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。这个栓系着全国人民无限希望的化肥厂，在步履维艰地踟蹰了一年多以后，便开始每况愈下，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先天不足和后天畸变。这个企业朝死阳活地维持到1980年，已经累计亏损了345万元。于是，不得不停止生产了。

县委派出了工作组，到工厂进行调查研究，对企业进行整顿。当时身为县工业局副局长的袁野，就是工作组的主要成员之一。当他一迈进这个全县最大的工厂，心就象掉进了凉水盆一样，不由得寒战战的倒吸一口凉气。厂容厂貌已丑陋不堪，呈现一派凋零衰败的景象。厂房的窗扇被毁的毁，被盗的盗。一个个空洞洞的窗口有如一只只愤怒的眼睛，盯着蒿草丛生、一片荒芜的厂区。各车间里，但凡与民用电器的物品，大都不翼而飞。好端端的设备成了残缺不全的死尸。成帮成伙的麻雀吵闹着，在空旷

的厂房里尽情嬉戏，毫无顾忌地将粪便屙在躺在那里的设备上。有些地方，堆积了半厘米厚的家雀屁屁。工厂拉来一汽车二寸钢管，因为下雨道路泥泞拉不进厂院，便只好暂卸在厂外。待天晴后去运时，就剩下三根弯得不成型的横在烂泥里，其余的全丢了……

工作组调查结果认为，化肥厂的领导班子是个散班子。工厂领导层内互不服气，互不相让，互相拆台，互相毁损。精力大部分用在内耗上，几乎无暇顾及正事。致使管理混乱，经济损失惨重。为此，化肥厂的主要负责人受到党纪、政纪处分。

不管受处分者心服口服也罢，感到委屈冤枉也罢，这已经成了历史。

然而，用现在的眼光，仔细地去看那段历史，实事求是地说，化肥厂濒于倒闭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。

首先，化肥厂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大轰大嗡的产物。它必然毫不例外地感染上先天不足、后天失调的流行病。在没有周密的市场预测和生产条件可行性分析的情况下，单凭一种美好的愿望和一股虔诚的热情，无论如何是办不好事业的。当时，生产条件并不具备。作为生产化肥的原料天然气严重短缺。按计划，生产安排300天，而实际上若能断断续续开车150天就算不错了。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。纵然路线觉悟再高，阶级斗争抓得再紧，革命口号喊得再响，没有天然气，也无法生产出化肥。工厂关机停车，工人

开资照常，几百号人干呆干闲，干吃干嚼，多厚的家底能得住？

其次，大量的外国化肥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，造成市场积压，小化肥厂生产出来的产 品质次价高，没有竞争力，成了无处下嫁的丑姑娘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全国1500多家小化肥厂，只剩下100多家苟延残喘地强维持下来，其余的都垮掉了。辽中县化肥厂不是世外桃源，没有神灵庇护，命运同样不会好到哪儿去，奄奄一息直至寿终正寝，也是在劫难逃的运数。

如果说化肥厂的垮台是不可抗拒的外在原因造成的，那么，化肥厂遍身疮痍的破损就是不可推卸的人 的责任了。

化肥厂的领导班子成员，大都调自公社。这些农村干部，在其原来的工作岗位上，可以干得不错或成绩卓著，然而，让他们从事完全陌生的工业生产管理，无外乎赶鸭子上架。没有专业知识，不懂生产流程，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地去指挥生产，不混乱才是真正的怪事。这也无须大惊小怪。在中国这块土地上，在特定的气候下，外行可以领导内行，大老粗可以指挥“臭老九”的事情，是司空见惯并带有真理色彩的现象。由此说来，原化肥厂领导成员所造成的失误，也是无可厚非的了。

在化肥厂行将垮台，全厂上下一片哀凄的气氛里，上边突然来了个红头文件，鼓励小化肥要创造条件，恢复

生产。这是一针强心剂，使几百号哭丧着的脸泛起了久违的微笑。工作组同样振奋，经过周密调查，认为设备经过修复后可以投产。修复资金需要75万元。数目不算小，但同整个厂子的投资相比，又是微不足道的了。与其让1300多万元的设备白白躺在那里慢慢风蚀破损，不如再花点钱让它重新活起来创造价值。

于是，工厂呈现了“还阳”的景象。工人们每天早早来到工厂，开过会后，便有组织地干些修路、锄草等零活。与此同时，副县长刘涌泉会同袁野等人开始筹措资金。县财政使足吃奶的劲儿，可以解决40万元。另35万元却没有着落。他们便三番五次地跑市经计委，跑市财政，好话说了三千六，争取款项。然而，迟迟得不到令人欣喜的答复。

一天下午，风和日丽，喜鹊在厂区的小树上喳喳地欢叫。工人们都说，这是个好兆头。

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带着工作人员，在喜鹊的欢叫声中缓步走进工厂。

工人们停下手中的活计，或蹲或立，直勾勾地望着这群不速之客。他们不知道客人是谁，但心里都猜得出，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参观团。自从工厂停车以来，压根就不再有外来客参观了。一定是上级有关领导为着工厂恢复生产而来的。他们走得那么全，看得那么仔细。一个拿照像机的小伙子，不时地拍照着。闪光灯闪着耀眼的青光，给死

气沉沉的厂房添了缕缕稍纵即逝的活气。

“这回有门了，工厂恢复生产有望了！”

“领导来调查，是看看缺啥，回去好给拨。”

“我看都是慈眉善目的。”

“喜鹊叫了老半天了。”

.....

工人们兴奋地小声议论着。

他们过够了那种无工可做的腻味日子。打扑克、钻桌子，一时半会有兴致，天天如此就没劲。他们渴望重新听到那隆隆的马达声。他们渴望重新闻到那辣滋滋的氨气味。

副市长一千人坐车走了。工人们久久凝望小车远去的方向。他们翘首期待着，期待着。

没过多久，市里下了文件。

辽中县化肥厂被判处了死刑，属于立即关停的企业。

刘涌泉、袁野看到这个文件，惊呆了。他们不辞辛劳，四处奔走，欲将死马救活的想法和行动，顷刻之间都化成了毫无意义的云烟，飘散了。两个人的心里酸不溜丢的。眼睛也有点潮乎乎的了，他们相对无言，沉默了好一阵子。

“这个文件暂时不能泄露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”在酸楚了良久以后，刘涌泉这样说。

“工人要是知道了，非把工厂抢了不可。”袁野的心

也倒悬起来。

不是杞人忧天，不是耸人听闻。市里的这个决定，同工人们整日焦渴盼望着的结果大相径庭。在一派充满希望的期待中，突然把工厂被判死刑的消息抖落出来，不亚于往滚沸的油锅里泼一瓢凉水。本来就隐伏着焦忧灼痛的心理情绪，会一下子炸裂开来，无法控制。工厂遭洗劫的厄运也就在可能之中。为了不出现这种可怕的局面，不发生这种可怕的事情，经过周密思考，认真研究，拿出了一个缓冲方案。对外讲，进一步整顿班子，精减人员，努力创造条件，恢复生产。对内说，工厂劳力剩余，工人暂时放假回家，工资照发，一旦恢复生产，立即把大家招回。与此同时，暗暗挑选50余名可靠的工人，组成护厂队，坚持坚守岗位，保护工厂的财产。

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县里来人正式宣布工厂关停。

工作队随之撤走了。

袁野却留下了，帮助工厂做非常困难的善后工作。没有多长时间，他便回到工业局，去抓费力不讨好的政工作了。

化肥厂进入了冬眠状态。然而它睡得并不安稳。时常有夜贼剝割它的肢体，渐渐地使它失去了往日的尊容，面目全非了。它痛苦地蜷伏着，企盼有朝一日获得新生。

这个日子终于到了。就是前面提到的1983年春季里那个明丽的早晨，那个不少留守工人流着苦泪的早晨，它以

自我牺牲为代价，去迎接辽中化工厂的临盆分娩。

这是谁也意想不到的。就连被任命为化工厂厂长的袁野，事前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可以说，他是怀着极其矛盾的心理，匆忙披挂，匆忙上阵的。

按常行理儿，一个新工厂的诞生，该是一件欢天喜地的事情。然而，辽中化工厂的诞生日，却弥漫着悲壮的气氛。没有喜庆的锣鼓。没有飘卷的彩旗。没有欢炸的鞭炮。没有恭贺的宾朋……

袁野的心情很沉重。

他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。即或可恶的命运之神一次又一次地捉弄他，威逼他，几乎把他推到绝境，他也没有放弃生的欲望，进取的期冀。22个年头，近8000个委屈、冤枉、极不公平的时日，被他默默地咀嚼了，吞咽了。诬栽、毁谤、打击、陷害……这些被龌龊小人玩得十分娴熟的小伎俩，他领教得戒多了。非但没有伤了他的筋骨，反而磨砺了他的意志。他学会了怎样在痛苦之中熨平自己的心绪，在困难面前挺直自己的脊梁。

在纷纭繁杂的大千世界中，各色各样的人物都有自己的—方舞台，表演着自己的“绝活儿”。有的靠投机钻营平步青云。有的靠溜须拍马飞黄腾达。有的靠裙带关系鸡犬升天。有的靠出卖灵魂拣拾牙慧。然而，世界上有更多的正直之人，坦荡之人，纯净之人，高尚之人……他们靠刻苦努力，靠坚韧不拔，靠牺牲自我，靠无私奉献，谱写